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五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 卷五十二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卷善改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帝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泉圃也縣首南靡不奔走貢獻懼

折來附婆娑嘔吟鼓腋善本作掖字而笑濟曰靡無也婆娑舞

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善本作泉字魚奮躍良曰

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

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鴛鴦在

梁載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是以

刺史感邁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黜於淺不能究識敬遵

所聞未克善本作剋字殫焉說曰殫積也向曰鄙人先生謙

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終日仲歎

怡懌而悅服州學齋論李孝開校對

文選卷第五十一趙郡鄴州石城縣尉王管學事權左司理蕭倕覆校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凱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魏

器據隴擁眾器問彫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命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

時在隗廋以隗廋所舉必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莫有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翰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

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命告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

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良曰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

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

湯武王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

安國尚書傳雖其遭遇異世善本作禪代不同至于應天

順民善本作其一揆善本作焉統曰揆理也善以周易人字

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漢書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善曰漢書堯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

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危氏其後也危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

虞為火德漢書賈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始起沛澤著符旗幟尚赤惕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

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祚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

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一老嫗夜

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亦

帝子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向曰懿美也善曰

春秋何圖揆命篇曰倉巖農黃三陽翼天德清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五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

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積德累行之業也善曰史記蔡侯

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

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

下所歸往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尊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

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而得偪起在此位者也

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

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堯曰嵎特起也嵎與偪同

世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起於布衣所以布衣

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

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

之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此乎取天下勢如逐鹿

其鹿劉季逐而得之特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不知神器有

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亦發効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發獲惡逆之意也

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夫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

持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饑饉

流隸饑寒道路良曰無菜曰饑無穀曰饑流隸謂逃流饑

五穀不外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思有

短褐之艱擔石之蓄善曰短褐麤衣也擔謂一

有擔石之難以積也韋昭曰短為短短褌也毛布曰褐善曰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

有擔石之難以積也韋昭曰短為短短褌也毛布曰褐善曰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

天下

一曰、無一擔與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齊曰一斤之金也

亦有一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

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質

烹醢海分裂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與梁也籍項籍

也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

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又況么烏堯麼不及數子而欲閭

干天位者乎善本作也字善曰鳩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

么麼動則頽瀾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是故

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鸞雀之疇不奮六翻之用翰曰

謂鴻鵠之翼也善曰廣雅曰鸞鵠也今謂馬之下者為

驚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

一日千里也史記陳涉曰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

詩外傳蓋貢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翻耳

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鏡曰荷謂之察梁上楹謂之梳蓋小

察梳棟之吉不梳乎下也察音節梳之劣切

乘帝王之重向曰斗筭小器也秉執也音義曰筭竹筭也

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良曰鼎大器也

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

其任則如此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也

當秦之時善本豪傑並起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實

燕 侏

實

文選卷之二十一

四

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善本無卒富

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

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

而劉氏之府與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

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善曰陵母為項封所擒獲也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固勉善本有陵宗翰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

於漢也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善本字相封侯善曰史夫

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善本作機字

曰庶人稱匹夫何嘗其夫妻為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張晏

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

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嬰母知廢陵母

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

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

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四曰寬明而仁

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

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

用善本已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

如響起善曰左氏傳救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

通者趣時者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良曰：初，酈食其，欲立六國。高祖輟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搥生之說。祖方洗足，酈生曰：「足下必發滅無道秦，不宜浴也。」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拔足揮洗，搥止洗足也。揖敬從也。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發都洛陽，納成卒，婁敬說言逐遷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幸長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自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求與太子游，太子入朝，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入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縣布，歸愈，發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三命，謂自楚歸歸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談之，使參乘監諸將，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由曰：略廣雅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老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馳之怪。母曰：劉媪，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焉。遂生高祖。善曰：略粗略也。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媪，孕也。如

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媪，孕也。如

史記卷五十二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觀形而進女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一人餘酒既醉其財也沛令客吕公見高祖音兒乃妻以女則吕后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貴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貴食夜切又曰吕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吕右望雲而知其所善本作箕箒妾也

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吕右望雲而知其所善善本作

處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吕右望雲乃知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吕

則白地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地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平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關上也故淮陰留

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

符瑞不周善本斯度向曰厭合周備度數也韋昭而苟昧

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命無以烏君子不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

足之凶伏斧鉞之誅善曰折足之凶則英雄誠知覺寤畏

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觀

趙孟過鄭印段賦蹇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遇折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



冀觀逾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觀觀杜預曰觀幸也觀發也

之警古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

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求終矣能知其天命覺痛人事畏

如此斧鉞之禍以目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王陵陳

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觀之心

也非密也逐鹿謂上述游說士所比也警說謂無知之說

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

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韋昭曰幾望也

今本作冀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向曰文帝典論二十一篇兼論古者

丈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教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

息

休良曰伯仲言相次也說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

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善

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

論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

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

短濟曰言文人所短也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

自見之患也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

甚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

讓漢曰戮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

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

文選五十二

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良曰：驥、騄、良馬也。以比賢才之俊逸也。善曰：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累。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卷內怨

已以量人，王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

粲之匹也。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足粲之儔也。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

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體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

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琳鴉之章表書記

今之儔也。向曰：陳琳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

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銑曰：言文美

曰：漢書東方朔枚皋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良曰：揚雄班固之儔也。常人貴

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別

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為美也。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

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美也。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

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

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濟曰：檢法也。善曰：善韻篇曰：檢法

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良

曰：善韻篇曰：檢法也。善曰：善韻篇曰：檢法

曰：善韻篇曰：檢法也。善曰：善韻篇曰：檢法

曰：善韻篇曰：檢法也。善曰：善韻篇曰：檢法

曰：善韻篇曰：檢法也。善曰：善韻篇曰：檢法

譬如蕭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  
乃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移之也善曰相  
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不能以彈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善本無假良史之辭不託飛

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說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

聲名自傳於後善曰司馬遷書至於遠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善曰西伯拘而演

周不以隱約而不善本不作務不以康樂而加思齊曰隱約

也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為思也夫然則古人賤

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良曰已助句也善曰雅

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而人多不彊  
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力貧賤則懼善本作於饑寒富貴善本有流於逸樂善曰

禮記注曰懼恐懼也賈遂管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

月逝善本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善本

字志士善本有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融等已逝唯

幹著論成一家言論曰融孔融也著論謂

六代論一首善曰論夏殷

曹元首說曰魏氏春秋云曹固字元首少帝族

曹爽也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善曰

魏氏春秋曰曹固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時屬天子如推遂著此論與感悟

時天子如推固與以比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善本有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良曰設

辭也發後文也善曰犯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

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

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濟曰三代夏殷周

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

莫救翰曰秦不封諸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

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

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知獨守之不能

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

共守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踈者謂天子

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

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

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

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

逆節及其衰也相文帥禮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桓公晉

也齊桓善曰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銑曰

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

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

君之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

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霍泉將

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

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二霸之後浸

善本以陵遲陵遲敗亂也。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篇以

選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謂曰方

言其欲有禁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

善曰左氏傳，屈寧對齊侯曰：楚國方彘，以為城，漢水以為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姦情散於胃懷，逆謀消於晨吻。

反向曰敗消者懼也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

碩茂，本根賴之與。說曰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蔭本根，故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兵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

楚，鄭兼於韓。良曰吳士闔閭為越王句踐所并也。魏武侯

烈王所滅，鄭為韓哀侯滅之，并取其地。善曰史記曰：越

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侯滅鄭，并其國。暨乎戰國

諸姬微矣。及也。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周同姓也。西伯

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向曰齊自被滅，至於

王赧，簡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

餘年。王赧謂周赧王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暨于

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良曰譎欺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

不救進，至于善本作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

濟曰曠日謂積德而林長也。若彼謂用力若此，謂秦

救

齊楚宋衛中山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

也。言秦雖發疆取周室，然為枝葉廣大，難以為技。至於始皇

方定天位也。善曰：過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豈非

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

可謂當之矣。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

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故云當也。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

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

人有命，威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秦觀周之

弊，善本有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

縣之官。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善

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

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乘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

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

無諸侯，以為蕃衛。銚曰：毗，佐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

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寸土蕃翼之備，莊子曰：秦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

澤不流於枝葉。良曰：枝葉謂子弟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

舟江海，捐卒楫，擢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勃哉。善本

其堅如金也。勃，逆也。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漭航之力也。航，入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權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

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

人。善本作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人。善本作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人。善本作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樓

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聞也善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

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

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室何以救其敗

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文曰晉昭

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

也論評亂滑譏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事不師古以克

求世匪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

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奉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

命於新臣之口向曰黜退也言退停于之義出 鏡曰始

實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新臣之

口也託猶假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

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

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至命善本作 趙高之待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

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

術而二世復師謨其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感常

居於宮中不親視事皆使於高故云委政讒賊也善

曰史記曰二世專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

春秋合說圖曰誅鈔民害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

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

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

相衛公務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

可得哉善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致亡秦趙高匿之二世

閻樂帥十餘人殺二世以死責讓高高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

子為黔首然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善曰史

記曰二世齋室夷宮殺祠淫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樂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

叛翰曰潰亂也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勝廣唱之於

前劉項斃之於後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奏其後高祖

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向使

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

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良曰三代夏殷周也士有常君民有定

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

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之雖使子孫有失

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

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入且無成湯武王

之賢者雖奸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故漢

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向曰烏集言如鳥鳥之集或

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吐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魏即皇帝

位於泥自開關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權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

贊曰漢無尺土之賸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傳所未

辨有焉何則古代相葉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頭秦之

斃傷金石者難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

擅攘圖危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而天下所以不能善本有傾動百世所以不易心者徒



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

衛於外故也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

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疆盛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魏泰曰以膠固

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

為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善曰王逸楚辭忽朱

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良曰傳謂傳於他人然高祖封建

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侷

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濟曰跨帶也權侷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

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敖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

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賈誼曰諸侯疆

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疆

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翁曰言多立諸侯少則其地使其力少也今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向曰不從賈誼計也善曰

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

者怨恨踈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釁成文

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銑曰猥頓也削黜謂削退其土良曰吳楚先起謀

反之意故云唱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釁成於文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之過制

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善曰漢書曰朝錯數言吳

過可削文帝寬不忍削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

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於是方議削吳吳正恐因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

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

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諸侯地

廣而疆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

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况諸侯疆

盛且非已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善曰左氏傳

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杜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善本作

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善曰

偃上善勸武帝令諸侯推恩分子弟自以其地分之人人

喜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弱矣天子從其計自

此諸侯國果有分割矣割亦分也善曰漢書主父偃說

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被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

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

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遂

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

介

以陵遜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向曰言分其土地

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

得衣食租稅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諸侯助祭

飲耐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

無後國者除其國也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耐祭

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

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

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至於成帝王氏擅朝

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

專擅帝命其兄弟七人皆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

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踈遠母黨

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

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翰曰母黨其言深切多所

印王氏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其言深切多所

戒

妾德

杜妾

王

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向曰稱引謂稱古今之事。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威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至于善作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

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得豈不哀哉錄。異姓謂王莽為相鴆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少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恐殺也廣陵王嘉獻莽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郡鄉侯閔以莽廢漢

哀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轂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郡鄉侯閔以莽篡

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

而叛

善本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

善本有

權輕勢弱不能有

定爾

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杜稷於王莽者豈為叛逆乎但推勢輕弱不能定亂也

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姿

善曰挺出也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禽

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

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

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國之法而為僥倖無疆之期亡國謂秦也不封

衡善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

至于相靈閣

善本

豎執

子弟發居帝位傳於無窮者也

至于相靈閣善本豎執

衡善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

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

臣弄權於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

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乘統曰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身手猶親戚

也鼎沸謂亂也善曰張超宗廟焚為灰燼善曰宮室變為

禁土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善本有安處悲夫良曰謂董

洛陽官室也秦藪謂草木荒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

之資兼神武之略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取王綱之廢絕懸漢室

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善曰譙沛地名兗豫二州名

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差掃除凶逆剪滅鯨

鯢翰曰鯢鯢大魚吞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人也善曰左

大戮杜預曰鯢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向曰董卓遷獻

帝於西京而曹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孟以喻不義之人也

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謂曰厠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幹封諸侯為枝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也善以

或為偏師之帥班固漢書贊曰徒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向曰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帥將也而宗室有

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善本有百人之上銑曰宗室文武位卑也百人之上言宗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

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良曰衡謂車上橫木軛格也君命任使也善曰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著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馬畢志其內未得馳其足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

條落者本孤亦如泉竭根朽不得其所也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善本作仆善本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翰曰蟲所以喻帝室也石所以喻諸侯也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攻

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

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

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

於本必枯槁不服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以

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

言於久遠之計也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也夫樹猶親戚土猶士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勃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逸樂也設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善曰系本日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

某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論曰吳志云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中庶子時蔡

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為無益命曜論之博者局戲也奕者圍棋也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焉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聞

善本無

君子取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善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況於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

流邁而懼名稱之不達善本作也說曰悼儻勉精勵操晨

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日力善本作經之以歲月累之日力謂以積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

藝之域濟曰甯越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

寢他食吾不食積年十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為周威

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惟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

漸漬德義潤也栖遲謂優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中

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

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

猶有日具待旦之勞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

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吳弗遑暇食用咸和萬人孟子曰

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興周道垂名

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日億載年也已止也言勤道之心不可止也

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陶

勤思平居不惰善本作惰字其業窮困不易其素錢曰素是心也是以

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園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良曰卜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營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

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國園獄也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

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作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

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又繫霸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契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番冬

不怠故山甫勤於夙夜善本有而字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

善本作哉濟曰仲山甫周相也夙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門職事之

府也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

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

好習善本作既字博奕廢事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

燭當其臨局交乘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

而不脩質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

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者言不暇食而聽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棋

也

也

也

善本作易行善曰坤倉賄也賄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

色發色曰棋手也弛然其所志不出一枰補萌切善之上

所務不過方罫古之閒也善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

皮兵切短譚新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

便利下者守邊越作罫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

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越作罫者也更勝敵無封爵之

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

術徵選者不由其道良曰階上也徵選謂選賢良求之於

善本無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濟曰孫吳謂兵法也

善法於用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

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

者在我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

石而投之哉向曰擊木投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

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善本有博奕

之足耽銑曰致養父母也善曰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

將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

善本作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親納忠奉

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勳曰乾乾

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肝





文選卷第五十二

州學齋長 吳松 校對

鄉貢進士 劉格非 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 張之綱 覆校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